

說

苑

三

Z 121.6
1
(3)

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目錄

卷一君道

卷二臣術

卷三建本

卷四立節

卷五貴德

卷六復恩

卷七政理

卷八尊賢

卷九正諫

卷十敬慎

卷十一善說

卷十二奉使

卷十三權謀

卷十四至公

卷十五指武

卷十六叢談

卷十七雜言

卷十八辯物

卷十九修文

卷二十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及
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眾多章句相
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其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
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
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
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言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贛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

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致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
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
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
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
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
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鐘鼓之間左
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禡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
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金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
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
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磬除
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
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
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淄水

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
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
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
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
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
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
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

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
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
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
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
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
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王
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拙強國
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

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
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
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
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甕
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
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
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萑陽
宮

一本作
械陽

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疾

藜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
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
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
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
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
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
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
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

入皇帝按劔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萑陽宮有不孝之

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
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
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
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爲
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萇陽
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
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
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
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
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
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
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
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願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
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
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
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
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
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
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

言友
卷八
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
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
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
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
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
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剡
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
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

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
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
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
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
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
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子幸教之
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

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
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
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
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
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
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弟言之
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
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
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

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
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
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陔爲陵於荆臺未嘗
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
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
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
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籥箛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不

反得舟

一作丹

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言苑
卷九
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籛之矰畋於雲澤
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
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
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
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
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
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
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

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籜
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
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
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
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
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
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
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

今復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
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
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
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
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
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
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

言苑
卷九
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
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
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
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
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
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
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
御婦人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則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則跪倍資

言苑
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
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
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
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止據之家前驅報聞
曰君至梁止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
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
越王句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
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
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

言
卷九
三
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

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
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
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
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
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
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
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
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

歸益疎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

言方
卷九
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中國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

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
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
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
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
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
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
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
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
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

諫苑
卷之
三
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
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
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
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
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
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
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
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
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
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
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
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
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
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
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
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

言苑
卷九
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
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
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
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
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
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

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
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
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
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
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
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
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
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

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
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
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
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
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太山之溜穿石引繩久
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

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
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
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
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

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

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
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
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
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
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
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
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
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

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九

說苑卷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

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
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
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
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
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
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
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

言苑
卷一
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
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
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
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
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
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
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
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

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
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
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
謂其不忘故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
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縱曰
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
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
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
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
齒再墮而舌尙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
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
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
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
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
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
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
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

言
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
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
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
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
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
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
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
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

言苑 卷一
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
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
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
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
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
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

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
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
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
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
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
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
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
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
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言苑
卷一
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眾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眾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

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
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
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
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
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
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
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
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言苑
卷一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

之心作而忘其眾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
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
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
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
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
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
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
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講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

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
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
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
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
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
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
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
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
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
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
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
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
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
矣左右皆曰然甲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

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
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
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
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
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
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
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

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日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

言苑 卷一 二
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
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眾也吾無以
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
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
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

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
亡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
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

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
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
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
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尙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
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擊之匹
馬隻輸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
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禍及大夫憂累
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

言苑
卷一
三
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
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
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
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
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
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
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

言
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
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
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
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
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
且拔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

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止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
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止
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止吾子曰吾
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
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
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
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
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
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眾

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湔灑
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
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
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
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
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
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
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

言
卷一
三
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
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
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
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
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
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
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
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

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
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壑大都王
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
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
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
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
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
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

言苑
卷一
二六
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
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
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尙有
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尙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
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尙得
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尙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
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

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
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十

說苑卷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旣明而不行也持之不固也旣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

言
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
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
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
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
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
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
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
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
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
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
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
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
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
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
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
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

言
卷一
一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
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曰弊兵暴骨如莽
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
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
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
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
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
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

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
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閻正
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
徭役父老皆拜閻正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
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
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
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
乎閻正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

言
卷一
三
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夫
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
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
先生閻正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
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
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
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
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
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
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
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
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
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
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
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

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
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
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
正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
東郭氏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
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
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
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籍呼

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
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轅道中行人
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甯能
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
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
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
之藿食者甯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
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
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言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
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
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
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
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
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
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
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鍼而入不因鍼而
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尙
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
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
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
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
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
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
見鷓鴣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

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荅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劔而築於柶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

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
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
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
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
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
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劔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
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
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

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
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
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
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
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鼃鼉而出者
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
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
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
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

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縞烏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

言苑 卷一
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
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
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
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蒲芑張翠蓋而檢犀尾
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歌辭
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栒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
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滌悝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
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
曰今夕何夕兮舉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
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
皙乃檜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
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柅越人猶得
交歡盡意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
若榜柅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
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

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
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
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
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僨厭襲於窮巷無所
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
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
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
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徼膠援琴而長太息
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

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
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
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
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圍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
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
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
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
一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
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

言苑 卷十一
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
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讐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
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
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旣以壞曲
池旣以壅墳墓旣以平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
蕘者躡躅其足而歌其上眾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
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
嘗君泣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
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

欵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匹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聞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

言苑
卷十一
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
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
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
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
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
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
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
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
烹魚漑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

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欒逞逞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
叔向謂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
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
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
及君子與不幸而過甯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
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
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

言苑
卷一
三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
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柰何其說可得
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
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
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
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

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
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
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
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
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
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
乎雖人求閒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
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

言苑 卷十一 三
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父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蹏中有鮒魚焉大

息謂周曰我尙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

言苑 卷十一 一四
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
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
君不與承益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
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
者揭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效二人之尸以
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
以知之太宰曰于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

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
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
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
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
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
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
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
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

言苑 卷十一
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

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

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

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
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
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
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
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
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
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
知其士眾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

言苑
卷十一
二
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
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
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
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
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
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
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十一

說苑卷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
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
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
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
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

說苑
卷十二
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
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
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
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
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溼絃有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
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言苑
卷十二
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
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
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主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

言
卷十二
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
士含怒未發搢厲於天下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二人
流血五步卽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
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
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
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
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
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

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
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
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
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
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
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擊子擊之使者不
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縹北犬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
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
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
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
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
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鳩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
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
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
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

言苑
卷十二
三
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
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
而復太子摯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
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摯爲孝子太子
乃稱詩曰鳳皇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
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

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眾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

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剗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剗羊矣臣之君固以剗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

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眞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
傑竝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
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

皆蠻夷踦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
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
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工之上宋使人往之晉
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
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

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願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答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竟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

言
卷一
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儻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

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
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愀然避位矣王曰吾
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遂
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
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
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
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僮而訾
高櫛者

言
卷一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

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
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
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
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
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
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

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

子大夫試熟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
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
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
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
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
淄澗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
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
曰臣不如刁敦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敦曰使者問梧

言苑
卷十二
三
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
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
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
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
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
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强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
獨爲師强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
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

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輔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

言
卷十二
三
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母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母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